

指間歲月

記憶中的那雙手 (上)

趙陽

列車急急向北馳去，狂牛般地撞開夜色；車燈在寒氣中瑟縮，似沒入不可見的生命之流。我輾轉反側，無法睡去，一閉眼，與母親有關的記憶如潮水般湧上心頭，眼淚便止不住地掉落下來——頭一天，千里之外的舅父將電話打到學校，告訴我「母親病危，趕緊回來」。我於是將口袋裏的積蓄都拿了出來，直奔火車站，買了一張綠皮火車的臥鋪票。

三個月前，我從吉林的小城出發，也是搭乘這樣的綠皮車，先到北京，再轉車到成都。雖然，從拿到大學錄取通知書的那一刻開始，我就知道會和母親分別，但真的到了離開的那天，我才真正體會到離別的沉重。

我四歲那年，母親罹患癌症。那是1984年，癌症通常被認為是死神的召喚。而不甘心的母親幾經放療、化療，頭髮早早地掉光了。到了我入讀小學那一天，母親拖着孱弱的身體，為我親手削好了鉛筆，一邊輕輕地撫摸着我，一邊說：「孩子，咱要好好讀書啊！」後來，父親因為意外去世，母親一邊治病，一邊持家。身邊的人都不相信她能「捱太久」。母親卻做到了，她常說：「只要我活着，孩子就有個家呀。」十四年過去，母親終於等到了我考入大學。但癌細胞已經在她體內瘋狂地擴散，再無法控制，整夜的疼痛令她無法安眠。中學畢業的這個暑假，我整日陪在她身邊。醫生說，母親的日子不多了。

開學報到在即。離開小城的那天，我來到醫院同母親告別。我握着母親枯瘦的手，佯裝輕鬆地說：「媽，我一放寒假就回來，等我。」母親點了點頭，又摸了摸我的頭，像小時候那樣。我轉過身去就離開了，不敢回頭，生怕自己會哭出聲來。

——思緒間，車過秦嶺，已是子時，車廂裏的燈熄了，只有過道的夜燈幽幽地投射着黃色的光暈。窗外，月掛中天。我想到這些年，母親的含辛茹苦、承受病痛，供我讀書、令我實會考入大學，她自己卻一天好日子都沒有享受過，我就幾乎心痛得要哭出聲來。我怕吵到周圍鋪位的乘客，便輕手輕腳地從上鋪挪下來，在過道的小凳子上坐着。

這時，睡在我下鋪的中年阿姨似乎覺察了什麼，坐起來，看了我。過了一會，她在我對面的小凳子上輕輕坐下。

「在成都念書？」地道的北京口音。

「嗯。四川大學。」

我們的聲音極輕，對話在車輪撞擊軌道的聲響中混雜着，交替着。

「寒假這麼早就開始了？」

我搖搖頭。本不想說什麼，但許是感受到阿姨的這份善意，亦或心裏的那份疼痛和壓力實在讓我喘不過氣，我鬼使神差地擠出了幾個字：「我回去看媽媽。」

「媽媽病了？」

我點點頭，眼裏已滿是淚水。

阿姨輕輕地拍了拍我的手。循着那指尖遞過來的溫暖，我抬眼望着她的面孔，眼神裏透着慈愛。我鼓起勇氣，告訴她：「母親病危，我真的怕來不及……」我選把這麼多年，特別是父親離世後，母親的不易都講給這個萍水相逢的阿姨。

火車在越嶺翻山。一個又一個隧洞，像是黑夜裏的老朋友，與火車對視、經過，然後告別，被火車和旅程拋在身後。阿姨就那樣坐着，安安靜靜地陪着我。她輕輕地拭去眼角的淚水，勸慰我：「媽媽一定會等你的。」

車過西安，從山區到了平原。阿姨將她的手機遞給我：「給家人打個電話吧。」那是近三十年前，手機是稀罕物，用手機打電話需要支付昂貴的漫遊費不說，長途車上為手機充電是極其困難的。幾乎沒人願意將手機借給別人用。而阿姨此刻卻如此地善解人意。心急如焚的我，急切地想知道母親現在的情況！

我撥通了醫院的電話，又從病房中叫來了陪護的舅舅。我告訴舅舅自己要十幾個小時之後才能到北京，然後再轉火車回去。電話那頭的舅舅沉吟了一會兒：「在北京搭飛機吧，到長春，然後找個出租車回縣城。一刻不要耽擱。」

掛斷電話，我把手機遞給阿姨，一下子鬱悶起來。頭一天下午在成都火車站買票時，我狠狠地用光了口袋裏的錢，買了臥鋪票，就是想着這一路很長，自己要保持體力，一來到醫院可以在床前盡孝，萬一母親熬不過，我也要有足夠的精力去處理後面的事。我從沒坐過飛機，儘管北京到長春並不遠，但那必定需要一筆錢。可我哪裏去弄這機票錢呢？

我沒有將舅舅的話全部告訴阿姨。我不想讓人感覺自己那麼慘。我只說：「媽媽情況不太好。」我回了鋪位。阿姨叮囑我，一定要盡可能多睡一下，要不然身體受不了。

一整夜，我都在半夢半醒中，滿腦子都是機票的事情（未完待續）。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專欄作家）



火車在我焦灼的情緒中越嶺翻山。AI繪圖

鄉情涓涓

樂芭

李朝全

「樂芭」是我家鄉——福建仙游人對番石榴的稱呼。在海峽彼岸，台灣同胞稱之為「芭樂」。單從發音上看，台灣的叫法和老家的叫法正好掉了個個，這也的確巧合得很。我猜測這個名稱應該是從英語「guava」音譯而來。

一般認為，番石榴原產於南美洲，隨着16世紀地理大發現而逐漸傳到了世界各地，大約17世紀由東南亞傳入台灣地區、海南、福建、廣東、廣西、雲南、四川等地。因為這種水果果實酷似石榴，又來自國外，因此被稱為「番石榴」。但亦有一種說法，認為早在800多年前，中國即已有關於番石榴的記載。南宋周去非在《嶺外代答》中記述其為「黃肚子」。清朝李調元的《南越筆記》中稱之為「秋果」；吳其濬所著《植物名實圖考》則稱其為「雞矢果」，不知何故。廣東潮汕等地亦有稱之為「拔子」「木仔」等。

番石榴為桃金娘科番石榴屬的一種喬木植物，樹幹少見筆直者，大多枝杈較多，樹高可達10餘米，樹葉常綠、闊葉，一般生長於熱帶、亞熱帶地區，喜光，耐熱不耐寒，耐旱亦耐濕。通常春夏開花，秋冬果實成熟，有的則四季都能開花結果。花開白色，先結出深綠色小果，隨着果實不斷膨大，顏色逐漸變淺，從黃綠色到淺黃色，待到完全轉為黃色時，果實即已完全熟透，此時便會散發出一股自然的芳香，引得各種鳥雀、樹蛇紛紛前來啄食。

番石榴果實全部可食。黃色的果皮下是一層厚約一厘米的果肉，果肉白色或粉紅色。果肉內包裹着紅色或淺黃色的籽，籽內裝滿了芝麻粒大小的淺黃色種子。

番石榴也被稱為「窮人的水果」「南方的蘋果」。小時候，我家種有十幾株番石榴。每到秋冬季碩果纍纍，果實飄香時，幾乎便是我們孩子們盛大的美食節。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我們家經常吃不飽飯，因此，等到番石榴成熟時，我們幾個孩子幾乎整天賴在樹上，總要吃到肚子飽脹為止。番石榴有止瀉功能，過食極易導致便秘。那時，我們少不更事，常常便秘，痛苦不堪，不得不自己用樹棍乃至手指一點一點地從肛門口搗出像羊屎一樣堅硬的糞便。

因為樹上果實結得多，除了自家食用外，還能摘下賣錢。每年深秋、初冬時節，天剛蒙蒙亮，我們兄弟便起床去摘番石榴。通常是大哥爬到樹上，一個個摘下來，投進樹邊的河渠裏，我和二哥則各拿一把抄網，在下游等着一個個番石榴漂浮過來，然後像撈魚兒一樣輕鬆地將其撈起。沒半小時工夫，兩隻籃子便裝滿了黃澄澄的番石榴。

吃過早飯，母親挑到鎮上去零售。如果趕上週日，我就代替母親，或挑、或提着籃子到鎮上去賣，因為我算術好，比母親更會算賬。一斤番石榴，剛上市賣一毛錢，等到顧客挑剔



吃我小時候常把番石榴當飯。AI繪圖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作家協會創研室副主任、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副會長）

六瓣花開的瞬間

成文耀

少眠的冬夜
總愛撿拾記憶的種子
那些曾經，輕叩着心扉
我喜歡晨曦裏葉片上的晶瑩
你說那透亮的眸子
盛不下凝視我的深邃

午後的細雨
總是傾訴着離愁別緒
你說那絲絲的雨線
是牽念不曾剪斷
我愛在這黃昏裏咀嚼暖意
你說那是小屋裏早亮的燈盞
翹首等着歸家的旅人

其實，雪夜才是我的最愛
六瓣花開的瞬間
我知道相識的喜悅
正從空而降

（作者為中國散文學會會員、廣東散文學詩學會會員）

時代詩行

傻狗津津

文學漢林

劉長利

20世紀90年代初，有一次我去天津二姐家，恰逢她家的小狗崽剛斷奶，架不住姐姐游說，遂將肉乎乎的小東西千里迢迢揣到河南，讓牠與我那同樣肉乎乎的兒子做伴。因其來自津門，便取名「津津」。

「津津」的狗舍是院子裏一只放倒的水缸，外面光彩奪目，裏邊「蓬萊生輝」，在狗類世界大約也算得上「豪華別墅」。小東西搖着尾巴鑽進去，往軟呼呼的墊子上一臥，很愜意地「汪」了一聲。誰知，稚嫩的聲音瞬間變得響亮響亮，一連串的「汪」打着旋兒往外飛，效果絕不亞於環繞身歷聲，「津津」嚇得當即緘口：未見同類，何來的一呼百應？的確是件很吉尼斯的事情。

幾月後，「津津」漸露威猛之相。院門一響，「汪」地竄過去，齜牙咧嘴地立起來與客人照會。誰知是個「人來瘋」，剛選把客人嚇得大呼小叫，轉眼便搖頭晃尾踏着客人的褲腿撒歡。「津津」的熱情好客聲名遠揚，幾條街的半大孩子抽空就

來和牠廝混。街上有人喊「津津」，牠就毫不猶豫地衝出去，津津有味地跟着人家去逛。

「津津」隔老遠就能從繁雜的腳步聲中聽到家人的訊息。正趴在地下閉目養神，會突然聳起耳朵猛竄過去，扒着院門縫隙向外眺望——不用問，准是上小學二年級的兒子放學回來了。「津津」嘴裏哼哼唧唧地撒着嬌，尾巴搖得像三伏天的蒲扇，奢望第一時間與小主人熱乎兒。兒子急着寫作業，哪有笑臉給他！被牠立着身子糾纏得不耐煩，便抓住牠的前爪，勢如跳交際舞，然後猛地往後一推，「津津」收不住腳，「叭」地來個「後空翻」——熱臉貼上個涼屁股！「津津」冷下心來，嘴裏免不了唧唧噥噥地抱怨。第二天「津津」依然如故，心甘情願給小主人當「陪練」。

「津津」開始離家出走，似乎與家養的一對頑皮小鸚鵡有關。自從夫妻倆學會用彎彎小嘴叨開鳥籠門那一刻起，就對「津津」毛茸茸的腦袋瓜兒產生濃厚興趣，撲棱着翅膀在狗頭上盤旋翻飛，把「津津」折磨得騰挪跳躍，不得安生。「津津」悟性很好，很快便調整了心態，將小鸚鵡當作口銜橄欖枝的和平鴿，誤以為有這片和平的祥雲罩着，自己儼然就是什麼機構派出的和平使者。從此，便沒日沒夜地外出巡迴視察，很少回家。

擔心「津津」「失足」，我在縣城走街串巷到處尋找，遠遠見「津津」正跟路人A瘋得歡實，忽聽路人B的一聲呼哨，忙調過身子顛顛擡擡過去，在我面前循環往復燕子穿梭一般，獨獨對我這個主人的召喚置之不理。疏遠家人，卻以外人為友，這種有悖於「狗道」的行徑，讓我寒心，不再指望牠守家履職，也不再給其留門。

一日晚上，聽院門被擡得大響，我剛打開門，「津津」夾着尾巴氣喘吁吁地擠進來，神情沮喪極了，敢情是遇到了恐怖分子？果然：只見牠脖子上纏着一圈鐵絲，打結處是一把明晃晃的螺絲刀，倘若再緊幾圈，肯定會以身殉職。

恐怖事件有力打擊了「津津」的工作熱情，果然安穩下來。沒幾日，到底經不起外邊花花世界的誘惑，再次不顧危險離家出走。

一日，兩日，多日，終不見「津津」回來「探親」。可憐的傢伙，糊里糊塗不知成了誰家的餐桌佳餚。

「津津」的短暫一生是瀟灑愜意的，在牠的認知裏，這個世界大約只有笑臉和餡餅，絕不會有獵槍和陷阱。牠的一生也是可悲的，可悲之處在於，雖無害人之心，也絕無防人之心，最終被誘惑斷送了性命。所謂「禍發於所忽，災萌於不疑」，人類社會尚且如此，何況狗乎？若給其蓋棺論定，兩個字：傻狗！（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報告文學學會會員）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副會長）